欽定朱子語類經説

一

儒家 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09
冊數 20（9）
函號 298 253

朱子語類大全集序

語類、略定、頗無憾、惟說經一類、占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未嘗入本集。此實傳注之餘、而獨攙入語中、爲一類。一類顧又獨多於衆類。綱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跨於車。室以處人、而人壯於室。曷不別爲一書。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携入都、以示伯玉、而未質也、伯玉讀之踰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裁併條句、渾然燦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別行、

淺草文庫

吏快人意余聞躍然事固有不約以孚如斯者所懷來遂決但朱子當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絕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爲經文經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觀使人無茲然混淆之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人清辨之地也去其混淆與以清辨意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者與

崇禎庚辰五月甲午後學嘉善陳龍正謹序

嗚呼此余所爲朱子經說原序也越四年爲甲申而有三月十九之事伯玉殉難最先最烈與劉宮諭理順並執焉念海內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尤鮮以禪染方熾或明承或暗墮求其純以孔孟之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暨劉公耳至其臨大節也皆卓絕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顯遂而足以固人忠貞茲非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復有好研經術好讀語錄繇程朱遡孔孟孳孳問難相對無倦者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間遂成隔世每展卷輒

潛然長歎、

崇禎甲申八月十三日戊辰陳龍正補記

朱子語類大全集凡例

一學論庸孟易詩六者、朱子傳注、有成書矣、今所存、或出於原注所未備、或與原注不侔、而其理較長、或原注詞約、此復暢言之、足以逓相發明、然後存之、自三者而外、勿之存也、恐適以失朱子之意、而混觀者之目也、尚書春秋三禮、朱子未注、間有所說、擇其善者存之、惟孝經因朱子而廢、當時有孝經刊誤一書、雖所持有據、推駁亦精、獨奈何因後人之攙

入承訛。而使孔曾面相授受之天經地義。不傳習於學宮。愚嘗謂表章學庸孟。朱子之大功也。廢孝經。亦朱子之微過也。經五。書亦五。譬如天有五行。皇有五事。後必有起而修復之者。今姑存其駁覈諸說。聽後世詳定孝經者考焉。

一四書原序。中庸在孟子前。爲著書之人也。經說列中庸於末者。爲讀書之人也。其開卷綱領第一條云。中庸難讀。看學論孟三書後。方宜讀之。此是朱子次序主意。今仍之。

一語類原例。惟易序最善。其言曰。易類悉本卦爻次第。繫辭說序卦。則從本義分章。惟易綱領。則略爲義例。氣數雖並行。然有氣而後有數。故先陰陽而數次之。物受形於氣數。故圖書次之。易本圖書而畫。故伏義先天圖卦次之。原易之作。本教天下以占。故卜筮次之。而所以教占者。則假奇偶之體。以象吉凶。故象次之。此伏義之易。朱子所謂本義也。易始無

辭、更文周孔而辭始備、是爲三聖之易、按語類原題但云論易用越千有餘年、至程子益演易理、邵子始明易數、又至朱子始推易占、故繼以三子之易、然後總論讀易之方、與夫卦爻等義可以類推者、而復終之以人事。明易爲人事用也。後世之言易者、其得失略次於後以備考焉、按此黎靖德易類原序、理當而辭明、不可移矣、但原類十三卷、今節爲四卷、而次序名目、一遵其舊、惟序中所謂三聖之易、與標題云論易用者、稍不相蒙、今姑於題下加按字一語補明之、讀者會意可也、

一易說本義所載、或程傳所已詳、語中有重見者、皆弗錄、

一原文有誤字者、如易說、伏羲卦畫先天圖、有三巽爲風居東南、此東字自是西字、或記者誤、或傳刻者誤、皆未可知、又如引火珠林屯卦、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其下三字俱誤、六四應是戊申、九五應是戊戌、

上六應是戊子全差去一爻此亦必是傳記之誤凡此類徑改正之若仍原訛下復立說以訂之恐說滋多耳

庚辰五月　陳龍正記

朱子語類大全集目錄

宮冊

卷一

大學

卷二

論語上

商冊

卷三

論語下

卷四
孟子
卷五
中庸
角冊
卷六
易綱領
卷七
易上經

徵冊
卷八
易下經
卷九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說卦以下諸傳
羽冊
卷十
書

卷十一
詩
卷十二
春秋　孝經
卷十三
論考禮　儀禮
周禮
卷十四
禮記

目錄終

朱子語類大全集卷一

大學

大學綱領　九則

人當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

小學涵養此性、大學則所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

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學是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且如國旣治、又却絜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書甚分明、不是滾作一塊物事、

大學是爲學綱目。他經皆雜說在裏許。先通大學。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

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讀著、常惺惺地、

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註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

明德如八窗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

温故而知新、須是日日看得新、不是道理解新、但自家這意思長新。

四書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

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工夫來、

聖經　四十八則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

有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不昧、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爲惻隱、便是仁、發而爲羞惡、便是義、這箇有何昧、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未能分別耳○且如冬温夏凊爲孝、至於子從父令、孔子却以爲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不義、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能分別得出○且如齊宣王見牛之觳觫、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到興甲兵危士臣、便欲快意爲之、是見不精確、

孟子發明赤子入井、蓋赤子入井出於倉猝○人都

主張不得○見之者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
明德新民、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効驗○則自家這裏如此○他人便自觀感○

至善是極好處、且如冬温夏凊、昏定晨省、亦是孝底事、然須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盡得所謂孝、

韓文公謂孟子死、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

只是無至善○見不到十分極好處○做不到十分極好處○

事物都有箇極至之理、知得到○便定須如此做○更無第二著第三著○止緣人見不到、便且苟簡做、都不做得第一義○如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方是第一義、

止之爲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謂止、

定是見得事事物物上千頭百緒、皆有定理、靜只

就自家心上說、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

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處是研幾。到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

眞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甚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勢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略有漸次也。

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誠中間事。

致知乃本心之知。如一面鏡子。本全體通明。只被昏翳了。今逐旋磨去。使四邊皆照見。

致知工夫、亦只是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無不足也。

格物之格。是隨甚所在。亦有事至時格、亦有事未至時格。

格物須是從切己處理會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推去。

格物莫先於五品

格物只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仁義禮智是也。如方開門、便有四人在門裏、自一念之微、以至居處飲食言語、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

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人也不解無箇明處。才有些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漸漸開明。五代時、有一將官年大而不識字、既貴、遂令人於每件物事上、書一名字帖之、渠仔細看、久之、漸漸認得幾字、從此推將去遂識字、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巳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成也說外馳。

大學不說窮理、只說箇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見忠孝、

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爲切。如漢人多推秦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但彼亦無格底意思。若格之而極其至。則秦猶有餘失。漢亦當有餘得也。

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

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爲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靶柄、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卽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

大學說格物。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貨好色好勇、便窮到太王公劉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毫未動處、這便見得孟

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蔽室得他、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按纖毫未動四字何所指道性善是也所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是也

今也須如行脚僧、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

不通、無所不能、甚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

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那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決要人博學。按此條之言亦太汗漫非絕世聰明與大精力人不可行也、

致之爲義如以手推送去

格物是夢覺關。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平天下處、尚有些工夫、只爲天下闊、須著如此點簡、

爲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未盡、只此一分、便是鶻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爲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

致知誠意。是一發時同做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後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姑語姑行、及到誠意、方始旋收拾也、孔子三十而立、亦豈三十歲正月初一日。乃立乎。

一念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
一念之微、所當深謹、纔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
不是○

誠意○方能保護得心之全體○

格物精熟○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簡慣
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若不曾用工夫
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

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
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

著箇且字、且字其病甚多、

知至之至、舊只作盡字說、近來看合作切至之至○
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
所謂眞知者是也、按切至與誠意雖貫通但切字義偏不能該括至字之義終以盡字爲當盡字內兼得切至意矣猶君子學以致其道解致字者或云造極或云自然畢竟造極該得自然自然該不得造極也

知之眞不眞、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眞箇
如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

自修身以往、只如破竹、逐節自分明、今人見得似

難、其實却易、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譬如適臨安府○路頭一正○著起草鞋○便會到○未須問所過州縣○那箇在前○那箇在後○那箇繁盛○那箇是荒索○工夫全在致知格物上○

問心本也、意特心之所發耳、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住、須是從心之所發處下手、

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曰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反爲心之管束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爲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按此二條近儒極有疑者便謂意是心之主宰心有善惡而意純善今觀本末顚倒之疑朱門當年蚤曾及之朱子亦但就心意剖分未合上下文統辨請詳論之平天下先至於正心者外以內爲工正心必先誠意者靜以動爲端致知在格物者處以實爲證工夫錯綜出於自然非顚倒也譬如今日默坐澄心養未發之中此欲正其心也而靜養者必先息其游思雜念非所謂先誠其意乎游思雜念既息則有事無事此心常得其湛然之本體矣非意誠而後心正乎誠正之工夫效驗自有先后方其無事而息念亦謂之先誠迨好惡有萌簡點必到亦謂之先誠而初非謂意在心先也何必以顚倒致疑

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有管蔡。却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使管蔡不終爲亂。便是措置得好。然此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瞽瞍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不須如此思量。且理會那常處。

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雖有彼此之間。其爲欲明之德。無不同也。譬之明德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者。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下工夫之際。要常見一明德隱然流行于五者之間。

知止只是閒時窮究得道理分曉。臨事時方得其所止。若閒時不曾知。臨事時如何得。

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至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至天下平。是得其所止。

自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先致其知。皆是隔一節。所以言欲知如此者。必先如此。致知在格物。知與物

至切近正相焰在格物所以致知物才格則知已至故云在更無次第也

自致知以至平天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說意誠后方能正心若如此則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數句意思亦然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未信朋友時且一向去悅親掉了朋友不管聖人亦是略分箇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焰管如易損卦懲忿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頭八面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裏縱有未盡處病痛却小

傳一章釋明明德 二則

人之明德即天之明命雖形骸間隔然人之所以

能視聽言動。非天而何。
顧諟天之明命。古註云。常目在之。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便是這模樣。子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

傳六章釋誠意 十一則

自欺是箇半知半不知底人。知善所當爲。却又不十分爲善。知惡不可作。却又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不識。只喚作不知不識。却不喚作自欺。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卽心中欲爲善。而微有一不肯底意。便是自欺。須要打疊得盡。

自慊之慊。與孟子行有不慊。亦微不同。孟子慊。訓

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合做處便做、無牽滯
於巳私、且只是快底意。少間方始心下滿。足看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是、苦、切、定、要、如、此、不如
此自不得、

驗
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爲善矣、有一分不好意思、
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由斜徑以長。這
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孺子入井、
救之是好意、其間有些要譽意思以雜之、如薦
好人是善意有些要人德之之意、隨後生來、治

惡人是好意、有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意都
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
陽便立不住。

問
知至之後、意自誠矣、傳猶有謹獨之說、何也、曰、
知之不至。則不能謹獨。亦不肯謹獨。惟知至者。
見得實是實非。灼然如此。則必戰懼以終之。如
顏子請事斯語、曾子戰戰兢兢、終身而后已、彼
豈知之不至。然必如此方能意誠。蓋無放心底
聖賢。惟聖罔念作狂。一毫少不謹懼則已墮於

意欲之私矣此聖人教人徹上徹下不出一敬字也蓋知至之后意固自誠猶恐隱微之間不能無炤管不及處又必提掇而防閑之故曰謹獨

惟先知得到了更須於細微處用工夫若知不到鶻鶻突突雖衆所共知之處亦自七顛八倒更如何地謹獨

自欺只是於理上虧欠不足且欺謾過去厭然揜著又其甚者

人當獨處時此心非是不誠只是不柰何他如在靜處非是此心要馳騖但把捉他不住至見君子而揜著時已是第二番罪過了

毋自欺也極細蓋言爲善之意稍有不實炤管少有不到處便爲自欺乃是見理不實不知不覺地陷於自欺非陰有心於爲惡而詐爲善以自欺也

荀子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偷心是不知不覺自走了去不由自家使底倒要自家去

捉他使之則謀這却是好底心由自家使
毋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小人閒居以下是形
容自欺之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

傳七章釋正心修身　十五則

意有善惡之殊意或不誠則可以爲惡心有得失
之異心有不正則爲物所動却未必爲惡
意之誠不誠直是有公私之辨君子小人之分意
若不誠則雖外面爲善其意實不然如何更問
他心之正不正意既誠了而其心或有所偏倚

則不得其正方做那正心底工夫
要緊是誠意時正是分別善惡最要著力所以重
複説必謹其獨若打得這關過已是煞好了到
正心又怕於好裏面有偏如水相似已是淘去
了濁十分清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蕩處
問意既誠而有憂患之類何也曰誠意是無惡憂
患忿懥之類却不是惡但有之則是有所動
意不誠是私意上錯了心不正是公道上錯了好
樂之類是合有底只不可留滯而不消化無留

滯、則此心便虛、如顏子不遷怒可怒在物、顏子未嘗爲血氣動也、豈因怒而心有不正哉。

正心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按來字恐不若畱字穩

有所者。反被他爲主於內。

心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事未來、先有箇期待心、或事已應去、長畱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這都是爲物所係縳便是有這箇物事、

人心如鏡。元未有一箇影像。有物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一箇影像在裏。如何照得。人心湛然虛明、事物之來、自然見得高下輕重、事過便依前恁地虛方得、

今不是就靜中動將去。都是就第二重動上動將去。如忿懥好樂之類、

喜怒哀樂過後便須平了、如事之可喜者固須喜、然別過一事、又將此意待之便不得其正、人多

是才忿懥雖有可喜之事亦所不喜才喜雖有當怒之事亦不復怒便是錯過事理秤子釘盤星上加一錢則稱一錢物便成兩錢重心若先有怒時更有當怒底事來便成兩分怒有當喜底事來又減却半分喜了物事才私便不去只管在胸中推盪終不消釋譬如一事若係公衆便心下不大段管若係私己便只管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只此便是公私之辨

這般所在多是因事見得分明前在漳州有一公事合恁地直截斷緣中間情有牽制被他撓數日忽然思量透便斷了集同官看覺當時此心甚正要知此正是正心處

好樂恐懼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非獨是這幾項凡事先安排要恁地便不得如人立心要嚴毅少間只管見這意思到不消恁地處也恁地便拘逼了立心要寬厚少間便流入於姑息如此之類皆是

傳八章釋修身齊家 九則

正心就心上說○修身就應事接物上說○何事不從心上做出來○但正心是萌芽上理會○修身如絜矩等事○是各就地頭理會○

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修身以後○大槩說向接物待人去○

正心修身、看此二段、大槩未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皆恁地差錯了○況加之以放辟邪侈乎○

所親愛莫如父母○至於有當幾諫處○豈可以親愛而忘正救○所畏敬莫如君○至於當直言正諫○豈可專持畏敬而不敢言○

問敖惰豈君子宜有、曰、如孔子之不見孺悲、孟子不與王驩言、便是○問哀矜之形、正良心苗裔、偏於哀矜、不失爲厚德、何爲不可、曰、哀矜、謂如有一般大姦大惡○方欲治之○被他哀鳴懇告○便恕之○却是流爲姑息○

敖惰之說、是有一般人○上未至可親愛○下未至於可賤惡○只是無甚好處○令人懶去接他○敖了

都不管他。便是惰。

大學最是兩章相接處。好看。如心不得其正、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矣、到心得其正、然於親愛敖惰五者、有所僻焉、則身亦不可得而修。嘗謂修身更多少事不說。却說此五者。子細看來。身之所以不修。無不被這四五箇壞。

大學所以有許多節次。正欲學者逐節用工。非如一無節之竹。使人才能格物。則便到平天下也。人蓋有意誠而心未正者。忿懥恐懼等事。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修者。故於好惡之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至於齊家以下。皆是教人節節省察用功。故經序但言心正者。必自誠意而來。身修者必自正心而來。非謂意既誠。而心無事乎正。心既正。而身無事乎修也。

如正心章已說盡了。至修身章又從頭說起。至齊家治國章又依前說教他。蓋要節節去照管。不成說自家在這裏心正身修了。便都只聽其自治。

傳九章釋家齊國治　三則

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成了。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

劉潛夫問、齊家章、並言孝弟慈、而下引康誥、單釋使衆、何也、曰、孝弟雖人所固有、然守而不失者亦鮮、唯保赤子一事、罕有失之者、故特發明此易曉者以示訓、正與孟子言見赤子入井意同。

治國在齊其家、且只說動化爲功、未說到推上、後章方全是說推、如保赤子一節、只是說慈者所以使衆一句、保赤子慈於家也、如保赤子慈於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

傳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七則

老老與孝三句、是說上行下效底道理、絜矩是就政事言、是以句猶言君子爲是之故、須處与他得所、使之各有以遂其興起之心、若但興起其善心、而不有道以使之得遂、則興起亦是徒然、如政煩賦重、不得以養其父母、又安得遂其孝心、

老老與孝是化絜矩是處置功用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

絜矩之道是區處地位使人各得自盡其孝弟不倍之心如八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子不從政是使其各得自盡也又如生聚蕃息無令父子兄弟離散之類

巳欲立而立人是兩摺說只以巳對人而言若絜矩上之人所以待巳巳又所以待下是三摺說○

如中庸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一類意○上下前後左右都只一樣心只將那頭折轉來比這頭則自家在中央便均平正方若將責上人之心來待下便上面長下面短不方了又將責下人之心去事上便又下面長上面短了左右前後皆然每事折轉來待人則無所不平矣如以諸侯言之上有天子下有大夫天子擾我使我不得行其孝弟我亦當察此不可有以擾其大夫如親在我之上子孫在我之下我欲子孫

孝於我、我而我却不能孝於親、我欲親慈於我、而我却不能慈於子孫、便是一畔長、一畔短、不是絜矩、

問末章說財處太多、曰、後世只此一事。不能與民同。

明德新民至善之理、極精微、至治國平天下。只就人情上區處、又極平易、蓋至於平而已耳。後世非無有志天下之人、却只就末處布置、於本原上全不理會、

附論大學或問　三十二則

問大學首云明德、而不說主敬。莫是已具於小學。曰、固然、小學且是拘簡任身心、自小學不傳。伊川却帶補一敬字。

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若無整齊嚴肅。却要惺惺。恐無捉摸。不能常惺惺矣、

敬有未發。有已發。所謂毋不敬。事思敬是也。雖有二、然但一本、只是見於動靜有異、學者須要常流通無間、

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之說、曰、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又問只靜時主敬○便是必有事否○曰、然、

問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父兄漸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理會致知○亦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工○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

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正心○才差去○便是放○齊王之良心○想常有發見時○只是不曾識得○都放過了○偶然愛牛之心○有言語說出○所以孟子因而推廣之○人雖物欲昏蔽之極也、無時不醒覺、只是醒覺了自放過去○不曾存得○

其與人商量一件事、須是要徹底教盡、若有些子未盡處、如何任得、若有事到手、未是處須著極力辨別教是、

自謂能明其德而不屑乎新民者佛老是也不務明其明德而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管仲之徒是也略知明德新民而不求止於至善者王通是也他於己分上甚修飭其論爲治本末亦有條理只是不曾就本原上著功

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所謂知者只是知得我底道理非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理本固有用知方發得出來若無知道理何從而見

爲己者無所爲而然無所爲只是見得自家合當做

人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裏

上帝降衷衷是恰好處如折衷是折兩者之半而取中之義

物理無窮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審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所存既非一物能專則所格亦非

一端而盡。

物如何盡格得、程子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他此語、便是眞實做工夫來。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亦不說盡格得天下物理後。方始通。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又却不假用力。

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最好、若以爲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明日又一一窮這草木是如何。則不勝其繁矣。

只要從近去。若汎窮萬物之理。不務切己。卽所謂遊騎無歸矣。

問格物、莫是天下事皆當理會、曰、聖人正恁人如此。故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又云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云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聖人正恐人走作這心。無所歸著。

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

知至只是到脫然貫通處、雖未能事事知得、然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

世間所有之物、莫不窮極其理。所以處置得物物各得其所。無一事一物不得其宜。除是無此物方無此理、既有此物、聖人無有不盡其理者、所謂惟至誠贊天地之化育、則可與天地參者也、

格物是要閑時理會。不是臨時理會。閑時看得道理分曉。則事來時斷置自易。

見道理分曉、便處事不鍇、件件合理、與偶合者天淵不同、

一艸一木亦皆有理、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肥磽厚薄不同、此宜植某物、皆可格、

自無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不以言餂之類、自無欲害人之心推之、舉天下皆在所愛、至如一飯以奉親、以至於保四海通神明、皆此心也、

格物不可執一。伊川說得甚詳、或讀書、或處事、或看古人行事、或求諸己、或即人事。復曰、於人事上推測、自有至當處。如楊謝游尹諸公、親見伊川、畢竟說得不曾透、不知何故。人多說傳聞不如親見、看來亦未必盡然。蓋當時一問一對、只說得一件話。今卻鬬合平日對問講論作一處、工夫方得渾全。

道理才理會到深處、又易得似禪。須是理會到深處、又卻不與禪相似方是。

正蒙是盡窮事物之理。

龜山於天下事極明、言治道與官府政事、至纖至細處、亦曉得。

恕之一字、只可說出去、不可說入來。只可以接物、不可以處己。蓋自己身上元著不得箇恕字。按古人正就身上說恕。大學云、所藏乎身不恕。左師觸龍云、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蓋皆作推字意看。後人誤作寬恕。

因說呂居仁解大學曰、凡解經、一做下便不改動一字。非聖人安能如此。若非大聖、便是大愚。

老子經說卷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